



新农村 村庄的变迁

◎王梁

这个假日,僻静的老家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不时响起刺耳的钻机轰鸣,一帮人忙着切割水泥路面、钻孔、挖地。原来是村里正在集中改造污水处理系统,今后每家每户的厨房、洗浴和卫生间的废水都要统一排放到化粪池里。

不由得感叹现在的新农村面貌真是越变越美,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那些蹲坐在粪桶、茅坑如厕,露天粪缸蚊蝇乱飞、臭气熏天的场景仿佛还在我眼前,抽水马桶、卫浴间等现代化家居设备早已装进了寻常百姓家,随着排污管道的全面铺设,连烧饭洗碗产生的泔水也将便捷地流入地,这在以前可是喂猪养鸡的好食料,而现在连在家养猪的农户也已经极少了。

农村面貌的快速变化应该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在之前的一二十年里,尽管农民收入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大多尚停留在温饱线,除了少数几个头脑活络、门路宽广的“头面人物”圈地建起了漂亮洋气的楼房之外,其他农户即便翻建或新建了楼房,也大多就盖了个壳子,外墙的黄砖一直裸露着,有些甚至连窗窟窿也只是用塑料薄膜或木板填补。至于村容村貌,难得有新鲜的变化,倒是诸如祠堂、队屋等公共场所或设施日见破败,河岸、塘沿以及一些空地上堆满了花花白白的垃圾,涣散的村民组织似乎也懒得出面来清理,整个农村好似一个没精打采、无人过问的病秧子。

我的老家位于中心村三里开外的山湾里,是一个仅有三四户人家的自然村。这现在只需一脚油门的距离使得现代化抵达的步伐更加滞后。当中心村村民已经能够在电灯下吃夜饭甚至看上黑白电视的时候,我们还得依靠点煤油灯、蜡烛对抗浓浓黑暗,那时堂兄妹们还经常上山去劈松油枝用来取火照明。待到读小学,经过当大队干部的父亲的多方努力,一杆杆水泥电线柱沿路沿山支起来,橘黄色的灯光终于照亮了小山村的黑夜。

最不方便的还是路,蜿蜒狭窄,一下雨便泥泞坑洼,特别是进村那一段,一路都是上坡,山外的重物要进家门,必须得靠肩挑车拉。1990年前后,我家造房子,由于拖拉机开不进来,从砖厂买来的黄砖只能卸在大村路边,将黄砖装上手拉车,父亲在前面拉,母亲还有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在后面推,一车车运到新屋地基旁。那上坡的路真是艰难啊,无情地摧残和损耗着血肉之躯,每次都得闭上眼睛,咬着牙齿使出所有的气力,腰酸背痛无法直起,汗水有时混着泪水大颗大颗地落在路面上,心里一遍遍咒骂着这该死的路,幻想着一种神奇的力量来改变这一切。而今村里村外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四通八达,我的轿车都能直接开到家门口,而父亲已经长眠在路对面的山岗上,这么好的路,他一步都没走过。

大约在新世纪头两年,村里造起了灯光球场。仿佛是一个引子,农村建设自此像上了发条一样开启了快进模式。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农民的收入来源也越发多元化,活跃的经济给农村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血液。政府承包了原本分散在各家的十里茶园,经营成了远近闻名的有机茶生产基地和休闲观光去处,村里还组建了多个农业合作社,一片片荒山也被承包出去,种上了桃、杏、李、黄花梨、香榧等经济作物。很多农民再也不用上山下田辛苦劳作,每年从村集体或承包户那里称稻谷、领取各种补助款或是分红。不少村民在附近的工厂上班或是外出打工、做生意,另一些村民就在村里给集体基建项目或是承包大户干活,像城里人一样上班领工资。

村容村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幢幢小洋房拔地而起,里里外外都装修一新,一家比一家气派。原来的大队祠堂扩建成了村民活动中心,搭起了戏台子,几位有些功底的村民凑成一个戏班子,村里请了专业老师来辅导,时常聚在一起唱念做打,居然搞出了名堂,引得中央电视台都下来采风。村子里村民办事处、警务室、社区医院、放心超市一应俱全,还设置了多个垃圾中转站,有专人定时来清运,河道两岸也固定了木质栅栏,种植了观赏植物,穿村而过的主干道两旁的房屋墙面都进行了明清古建筑格调的粉刷处理,整个村庄看起来整洁有序,韵味十足。

这样的生活在老辈人眼中一定是想都不敢想的“世外桃源”,我的父亲还有很多已经逝去的先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历尽了动荡、贫穷、苦难和艰辛,当幸福大门次第打开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来不及看上一眼,这是多么深重的遗憾和伤痛啊。

有阳光有希望 微视角

◎王定方

办公楼门口是一片水泥地,上面有一条条的伸缩缝,是用于热胀冷缩,防止水泥地爆裂的,通常是用木条镶嵌。年月一久,风雨侵蚀,木条早已不见踪迹,如今只能见得“黑土线”在水泥地之间纵横。可就在这些“黑土线”里,居然抽出一棵绿芽来!

我见过类似的水泥地,知道水泥块的厚度往往厚达二三十厘米,通常需要用冲击钻才能敲碎。我可以想象这棵绿芽的根部必然像个大饼。此处营养匮乏,故而其茎叶不茂盛,但其根系却必然发达。如若根系不发达,几个晴天下来,它便灯枯油尽了,可它没有。根系发达,地盘得大,可是地盘受到水泥块的挤压,只能在石缝中生长,日积月累,它的根部也就该成了一块“饼”了。

命运总是不公平。生长在沙漠里的植物,为了冒出一枝几厘米高的嫩芽,它的根系说不定得延展几米远。而在池塘边的植物,长着高高的枝条、阔阔的茂密叶子,还带着露珠,它的根系却只有浅浅几厘米。

就跟人一样。有些孩子,年纪小小却能自食其力,还能帮着父母干好些活,甚至反过来还照顾着父母,不计较吃怎么样,不计较穿怎么样,只发愁着学费生活费。他们总说:生活很好,有吃有穿,如果有学费,那就更好了。

钟点工小玲 凡人歌

◎金幼萼

眼前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看着,我不禁莞尔一笑,思绪飘然,想到了她——小玲。

那年,因生意需要,举家离开慈溪半年。当我们又回到家时,看着一屋子的灰尘一筹莫展,便到家政公司请了两名钟点工帮忙打扫。其中一名小小的女子干活利索爽快,玻璃窗擦得特干净。听她口音后,我问:你是四川人吧。她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我笑道:我们刚刚从成都做生意回家,听了半年的四川话,能听不出来?她听后更奇怪了:俺从老家来慈溪找活,你却上俺老家做生意,有意思。我说是啊,没出过远门不知家乡好,这不又回家乡发展了。真是“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

过了一阵子,我小妹家的新居装修好了,要找钟点工帮忙收拾,我就到家政公司,点名要小玲来做。她来时带来了一男一女。那男人一直吸烟,搞得屋子中全是烟味。我忍不住对小玲说:不要那男子来了,干活不清洁,又吸烟。想不到她着急了,拉着我的手聊起来:唉,也委屈我男人,在老家他从没做过这样的活,一天到晚是喝茶玩麻将,他能和我出来,已经很好了。

听了她的话,我问:你们为何要出来?她脸一沉:和你也聊得来,不怕你笑话,就全告诉你吧。

——在老家,我们有一幢新建没几年的房子,开了一家水果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就在几年前,他突然爱上了麻将,天天玩,欠下人家好多钱,把个水果店也输没了。听说慈溪人勤劳,玩麻将的也少,所以我就跑到慈溪。一时找不到工作,我就做起了钟点工。我男人知晓后立即追到慈溪,想再好好做一次人……只是他从没做过家务,有些笨

有些孩子,长得人高马大了,却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都需人照顾,还挑肥拣瘦,挑三拣四,稍不顺心就哭哭啼啼,甚至寻死觅活的,他们发愁的问题是打游戏好还是陪女孩子逛街好,到欧洲旅游好还是美国旅游好。他们还说:生活很无聊,大家很烦,我也很烦。

我父亲说:人啊,能贵能贱。意思是说人既能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也能享受锦衣玉食、前呼后拥的日子。人对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就如野草一样,阳光灿烂、土地肥美,自然能够郁郁葱葱,蔓延万里;可是有些野草即使长在贫瘠的山岩石壁上,长在阴暗的角落里,它也能迸发出生命的力量来。

我想父亲的话还能有一个意思:人生总是如浪涛起伏,有时在浪头,有时却在谷底。人要顺应这种时势,并能随时保持良好心态。做到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志。心里有阳光的人,总不容易被风雨打倒;而心里满是雾霾的人,在温室也不一定会长得好。

顺境大家都会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都可以。可是逆境的时候才难办呢。那就在开心的日子、欢笑的时间、得意的时候,把一些多余的“阳光”积攒起来,然后在黑暗的日子里,点燃希望。

手笨脚。有时见到他不争气的样子,真想与他分手,但我们儿子都要中考了……

我听后深有同感,安慰道:玲姐慢慢来,以后你自己做家政吧,这样收入会多些。她听后睁大眼睛说:真的行吗?我信心满满地说:我在这儿生活了十多年,认识一些朋友,她们要打扫时,我介绍你去。

就这样,每每朋友们要打扫清洁时我就介绍小玲给她们。小玲的活做得干净利索,很受欢迎。半年后,她接的活越来越多,竟然从城内做到了城外。我笑说:你这是从城市包围农村啊。她大笑。

每次只要到我家,她就唠叨不休:慈溪人生活真不错,家家都这么好,但也忙,哈哈!我现在更忙了,以后你要擦窗户什么的,得提前打电话预约哦。

托玲姐的福,我也受到朋友们的夸奖,说我帮忙找的钟点工都这么头脑活络、手脚勤快。不时还有玲姐的消息从朋友处传来:她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大,活越来越多,手下人也越来越多了……

过了几年,我买了新房子,新房装修好后要彻底清洁,便想到了玲姐。我打通她手机并直言:玲姐,你得亲自来,带多少帮工我没意见。她开心地说:是你请,当然得我亲自来了。

两天后她来,脸色好多了,人也胖了些。在收拾时,她一直大声地说笑着,我耐心地倾听着。她还调皮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说说话不会影响活儿。说着边利索地擦着玻璃窗,边朗声道:儿子职高毕业后,也来到慈溪,在一家公司工作;老公现在不玩麻将了,和她一起从事家政业。我说,你也成“专业清洁公司”了。她哈哈大笑:我儿子很节约,他说要挣点钱,在慈溪找个女朋友;慈溪这地方好着呢,管好了我老公,又让儿子这么爱工作,真是好;要是在老家,早混成两个大小“麻友”或茶客了……

在我们愉快地聊天时,她像个除尘精灵,双手敏捷地上下活动着,那些玻璃在阳光下泛着光,在她身上洒下美丽的光影……

总第 663 期 配图 水木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